



入小巷，中有衡門，止處也。吏隨入關。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，且曰：「真君何遲也？」答曰：「為兇人所辱。可具湯水。」黃冠前引，雙鬢青童從而入，吏亦隨之。過數門，堂宇華麗，修竹夾道，擬王公之甲第。未及庭，真君顧曰：「何得有俗物氣。」黃冠爭出索之。吏無所隱，乃為所錄，見真君。吏叩頭拜伏，具述溫意。真君盛怒曰：「酷吏不知禍將覆族，死且將至，猶敢肆毒於人。罪在無赦！」叱街吏令去。吏拜謝了，趨出。遂走詣府，請見溫，時則深夜矣。溫聞吏至，驚起，於便室召之。吏悉陳所見。溫大嗟惋。明日將暮，召吏引之。街鼓既絕，溫微服，與吏同詣黃冠所居。至明，吏款扉。應門者問誰。曰：「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。」既辟重闥，吏先入拜。仍白曰：「京兆君溫璋。」溫趨入拜。真君踞坐堂上，戴遠遊冠，衣九霞之衣，色貌甚峻。溫伏而敘曰：「某任愆浩穰，權唯震肅；若稍畏懦，則損威聲。昨日不謂凌迫大仙，自貽罪戾，故來首服，幸賜矜哀。」真君責曰：「君忍殺立名，專利不厭。禍將行及，猶逞凶威。」溫拜首求哀者數四，而真君終蓄怒不許。少頃，有黃冠自東序來，拱立於真君側，乃跪啟曰：尹雖得罪，亦天子亞卿；況真君洞其職所統，宜少降禮。」言訖，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，別設小榻，令坐。命酒數行，而真君怒色不解。黃冠復答曰：「尹之忤犯，弘宥誠難；然則真君變服塵游，俗士焉識。白龍魚服，見困豫且。審思之。」真君悄然。良久曰：「恕爾家族。此間亦非淹久之所。」溫遂起，於庭中拜謝而去，與街吏疾行至府，動曉鍾矣。雖語親近，亦秘不令言。明年同昌主薨，懿皇傷念不已，忿藥石之不徵也。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，將誅之。而溫鬻獄緩刑，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，凡數千萬，事覺，飲鴆而死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